

欽定前漢書

卷之十
五十九
三十六

前漢書卷五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湯傳第二十九

張湯杜陵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

師古曰稱爲兒者言

其尚幼少也

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

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

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逮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

口辭也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覈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

并取鼠與肉具獄

磔堂下

師古曰具爲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宋祁曰顏解具獄似失其意直謂成按耳于定

國杜緩兩傳已解緩延年之子

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

獄

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劉奉世曰傳非逮也。若傳逮則不當先言掠治矣。傳者傳囚辭也。爰書者

蓋趙高作爰歷教學隸書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從俗呼爲爰書也。以此父使之書獄謂案牘耳。非律令也。

父死後湯爲長安吏周陽侯爲諸卿時

師古曰姓趙

嘗繫長

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

內史爲甯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

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

勝也解在蕭何傳

調茂陵尉

師古曰調選也選以爲此官也調音徒鈞反

治方中

孟康

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卽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斥土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項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爲阬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筭程課者猶以方計之非謂避諱也

武安侯爲丞相

師古曰田蚡

徵湯爲史薦補侍御史治陳

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

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

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

已而

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

師古曰事之如兄

禹志

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

師古曰舞弄其智制御它人也

始爲小

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服虔曰乾沒射成敗

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師古曰乾音干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

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

師古曰陽以道義爲交非其中

心故云浮也

是時上方鄉文學

師古曰鄉讀曰嚮

湯決大獄欲傳古

義

師古曰傳讀曰附

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

亭疑法奏讞疑

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及爲讞疑奏之○宋祁曰

浙本疑字下有事字

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

廷尉挈令

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挈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爲後式也挈

音口揚主之明

師古曰言此自天子奏事卽譴湯摧謝之意非由臣下有司

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

鄉上意所便

師古曰謂如天子責湯之

若上有責卽摧折而謝也

必引正監掾史賢者固爲臣議如此

師古曰如

也鄉讀曰嚮

上之責臣臣弗用愚抵此

蘇林曰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劉敞曰上責臣

此衍字耳

非常釋

臣瓚曰謂常見原也

間卽奏事上善之曰臣非

知爲此奏廼監掾史某所爲

師古曰間謂非常朝奏者

其欲薦吏揚

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欲舉予監吏深

刻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

○劉敞曰吏皆當作史

所治

卽豪必舞文巧詆

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

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

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

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故

皆見原釋也如淳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以先口解之矣上以湯言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

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爲此人

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言往往釋其人臯非未奏之前口豫言也○宋祁曰注文希字下當添幸字湯至

於大吏內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

昆弟調護之尤厚

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也

其造請諸公

不避寒暑

師古曰造至詣也請謁問也造音七到反

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

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

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

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

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

可治上可論之

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

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

以爲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遷御史大夫會

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叩

給縣官

師古曰叩音牛向反

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

銖錢籠天下鹽鐵

師古曰籠羅其事皆令利入官

排富商大賈出告緡

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

師古曰輔助也以巧詆助法言

不公

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

師古曰既多至於日晚也論事

幹○劉攽曰日

天子忘食丞相取克位

師古曰但克其位而已無所造

也設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

其利姦吏並侵漁

師古曰並且也○劉奉世曰並音步浪反旁緣爲姦也

於是痛

繩以臯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

舍視其隆貴如此

宋祁曰南本浙本其字下並有病字

匈奴求和親羣

臣議前

師古曰於上前議也

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

兵凶器未易數動

師古曰言難可屢動

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

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

北邊蕭然苦兵

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

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

帝往來東宮間

師古曰謂諮謀於太后也

天下寒心數月

師古曰懼於兵難也

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

師古曰訖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

天下富

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是

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

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

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詐忠

○宋祁曰浙本此句詳字上有爲字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

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爲生也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

能復曰居一鄣間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爲城因置吏士而爲鄣蔽以扞寇也鄣

音之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辯而辭窮當下吏也曰能

迺遣山乘鄣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

後羣臣震讐師古曰震動也讐失氣也讐音之涉反湯客田甲雖賈人有

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操音千到反始湯爲小吏與錢通師古曰爲

小吏之時與田甲爲錢財之交及爲大吏而甲所責湯行義有烈士之

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

已而爲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

爲地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藉已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能

爲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爲作道地

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劉奉世曰薦數猶言簡閱數音色主反

薦如字其訓舉計數從中文事也太史公作悉數從中文書蓋其時文盡閱數從中所下文書或受詔如此其

間事有可以傷湯者文以前隙亦不能與之爲地然文似本無意造事中之也湯有所愛史魯

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劉

奉世曰飛變謂如飛語無姓名上變者故上問從迹安起而湯云殆文故人也事下湯湯治論

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

師古曰從讀曰

蹤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

師古曰始近也

謁居病臥閭里

主人湯自往視病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

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獄官無導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

○宋祁曰注文獄官無導景祐本作導官無獄

湯亦

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陽不省

師古曰省視也

謁

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李文

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

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

丞相青

翟朝與湯約俱謝

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爲此要約

至前

師古曰至天子之前

湯念

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與讀

曰豫無與謂不干其事也

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

相見知

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也

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

陷之

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者蓋以守者非正負也

始長史朱買臣

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

長

應邵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爲短歸此爲長戰

國策名短長術也

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

師古曰言舊在

湯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

師古曰謂拜伏也

湯數行丞相

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

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

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

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

曰湯且欲爲請奏信輒先知之

居物致富與湯分之

服虔曰居謂儲也

及它姦事事辭頗聞

師古

曰聞於天子也

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知益居其物

師古曰益多也

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

師古曰類似也

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

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

師古曰對面欺誣也

使使

八輩簿責湯

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責也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

湯具自

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

師古曰讓亦責

也君何不知分也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

師古曰幾音居起反

今人言君皆有狀

○宋祁曰南本今字下有之字

天子重致

君獄

師古曰重猶難也

欲令君自爲計

師古曰言引決也

何多以對爲

師古曰言何用多對

湯廼爲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陞

下幸致三公

○宋祁曰越本作致位三公

無以塞責

師古曰塞當也

然謀陷

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

得奉賜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無它贏

師古曰贏餘也

昆弟諸子欲厚葬湯

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何厚

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

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

師古曰於尚書

中給事也

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

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具作其事

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

遷光祿大夫昭帝卽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

師古曰篤厚也

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

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

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

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卽位褒賞大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

尊榮天下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

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

藩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毋空大位以塞爭權

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

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

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

車騎將軍安世

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

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

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

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

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

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

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曰先